舊唐書/卷1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舊唐書
卷一百二十八
列傳第七十八　段秀實　顏真卿

► 韓滉　張延賞

段秀實

段秀實，字成公，隴州汧陽人也。祖達，左衛中郎。父行琛，洮州司馬，以秀實贈揚州大都督。秀實性至孝，六歲，母疾，水漿不入口七日，疾有間，然後飲食。及長，沈厚有斷。

天寶四載，安西節度馬靈察署為別將，從討護蜜有功，授安西府別將。七載，高仙芝代靈察，舉兵圍怛邏斯，黑衣救至，仙芝大衄，軍士相失。夜中聞都將李嗣業之聲，因大呼責之曰：「軍敗而求免，非丈夫也。」嗣業甚慚，遂與秀實收合散卒，復得成軍。師還，嗣業請於仙芝，以秀實為判官，授斥候府果毅。十二載，封常清代仙芝，討大勃律，師次賀薩勞城，戰而勝。常清逐之，秀實進曰：「賊兵羸，餌我也，請備左右，搜其山林。」遂殲其伏，改綏德府折衝。肅宗即位於靈武，征安西兵節度使梁宰，宰潛懷異圖。秀實謂嗣業曰：「豈有天子告急，臣下晏然，信浮妄之說，豈明公之意耶？」嗣業遂見宰，請發兵，從之。乃出步騎五千，令嗣業統赴朔方，以秀實為援，累有戰功。而秀實父歿，哀毀過禮。嗣業既授節制，思秀實如失左右手，表請起復，為義王友，充節度判官。

安慶緒奔鄴，嗣業與諸軍圍之，安西輜重委於河內。乃奏秀實為懷州長史，知軍州，加節度留後。諸軍進戰於愁思岡，嗣業為流矢所中，卒於軍，眾推安西兵馬使荔非元禮代

之。秀實聞嗣業之喪，乃遣先鋒將白孝德書，令發卒護嗣業喪送河內。秀實率將吏哭待於境，傾私財以奉葬事。元禮多其義，奏試光祿少卿，依前節度判官。

邠山之敗，軍徙翼城，元禮為麾下所殺，將佐亦多遇害，而秀實獨以智全。眾推白孝德為節度使，人心稍定。又遷試光祿卿，為孝德判官。孝德改鎮邠寧，奏秀實試太常卿、支度營田二副使。大軍西遷，所過掠奪。又以邠寧乏食，難於饋運，乃請軍於奉天。是時公廩亦竭，縣吏憂恐多逃匿，群行剽盜，孝德不能禁。秀實私曰：「使我為軍候，當不如此。」軍司馬言之，遂以秀實為都虞候，權知奉天行營事，號令嚴一，軍府安泰，代宗聞而嗟賞久之。兵還於邠寧，復為都虞候，尋拜涇州刺史。

大曆元年，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。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，璘欲免之，秀實曰：「將有私愛，則法令不一，雖韓、白復生，亦不能為理。」璘善其議，竟使殺之。璘決事有不合理者，必固爭之，得璘引過乃已。璘城涇州，秀實掌留後，歸還，加御史中丞。璘既奉詔徙鎮涇州，其士眾嘗自四鎮、北庭赴難中原，僑居驟移，頗積勞怨。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，導以為亂。或告其事，且曰：「候嚴，警鼓為約矣。」秀實乃召鼓人，陽怒失節，且戒之曰：「每更籌盡，必來報。」每白之，輒延數刻，四更畢而曙。既差互，童之亂不能作。明日，告者復曰：「今夜將焚草場，期救火者同作亂。」秀實使嚴加警備。夜半火發，乃使令於軍中曰：「救火者斬。」童之居外營，請入救火，不許。明日斬之，捕殺其黨凡十余人以徇，曰：「敢後徙者族！」於是遷涇州。既至其理所，人煙夐絕，且無廩食。朝廷憂之，遂詔璘遙管鄭、潁二州，以贍涇原軍，俾秀實為留後，二州甚理。璘思其績用，又奏行軍司馬，兼都知兵馬使。

八年，吐蕃來寇，戰於鹽倉，我軍不利。璘為寇戎所隔，逮暮未還，敗將潰兵爭道而入。時都將焦令諶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至，秀實召讓之曰：「兵法：失將，麾下當斬。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！」令諶等恐懼，下拜數十。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，使驍將統之，東依古原，列奇兵示賊將戰，且以收合敗亡。蕃眾望之，不敢逼。及夜，璘方獲歸。十一年，璘疾甚，不能視事，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。秀實乃以十將張羽飛為招召將，分兵按甲，以備非常。璘卒，而軍中行哭赴喪事於內，李漢惠接賓客於外，非其親不得居喪側，族談離立者捕而囚之。都虞候史廷幹、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，秀實乃送廷幹於京師，徙珍及景華外鎮，軍中遂定，不戮一人。尋拜秀實涇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。三四年間，吐蕃不敢犯塞，清約率易，遠近稱之。非公會，不聽樂飲酒，私室無妓媵，無贏財，退公之後，端居靜慮而已。德宗嗣位，就加檢校禮部尚書、張掖郡王。

建中元年，宰相楊炎欲行元載舊志，築原州城，開陵陽渠，詔中使上聞，仍問秀實可否之狀。秀實以為方春不可興土功，請俟農隙。炎以其沮己之謀，遂除司農卿，以邠寧節度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，以事西拓。無何，劉文喜叛，亦不果城。

四年，朱泚盜據宮闕，源休教泚偽迎鑾駕，陰濟逆誌。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。時蒼黃之中，未有武備。泚以秀實嘗為涇原節度，頗得士心，後罷兵權，以為蓄憤且久，必肯同惡，乃召與謀議。秀實初詐從之，陰說大將劉海賓、何明禮、姚令言判官岐靈嶽同謀殺泚，以兵迎乘輿。三人者，皆秀實夙所獎遇，遂皆許諾。及韓旻追駕，秀實以為宗社之危，期於頃刻，乃使人走諭靈嶽，竊令言印。不遂，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。旻至駱驛得符，軍人亦莫辯其印文，惶遽而回。秀實謂海賓等曰：「旻之來，吾黨無遺類矣！我當直搏殺泚，不得則死，終不能向此賊稱臣。」乃與海賓約，事急為繼，而令明禮應於外。明日，泚召秀實議事，源休、姚令言、李忠臣、李子平皆在坐。秀實戎服，與泚並膝，語至僭位，秀實勃然而起，執休腕奪其象笏，奮躍而前，唾泚面大罵曰：「狂賊，吾恨不斬汝萬段，我豈逐汝反耶！」遂擊之。泚舉臂自捍，才中其顙，流血匍匐而走。兇徒愕然，初不敢動；而海賓等不至，秀實乃曰：「我不同汝反，何不殺我！」兇黨群至，遂遇害焉。海賓、明禮、靈嶽相次被殺。德宗在奉天聞其事，惜其委用不至，垂涕久之。

初，秀實見禁兵寡少，不足以備非常，乃上疏曰：「臣聞天子曰萬乘，諸侯曰千乘，大夫曰百乘，此蓋以大制小，以十制一也。尊君卑臣，強幹弱枝之義，在於此矣。今外有不庭之虜，內有梗命之臣，竊觀禁兵不精，其數全少，卒有患難，將何待之！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，為爪牙也。若去其爪牙，則犬彘馬牛悉能為敵。伏願少留聖慮，冀裨萬一。」及涇原兵作亂，召神策六軍，遂無一人至者。秀實守節不二，竟歿於賊，其明略義烈如此。

興元元年二月，詔曰：「見危致命之謂忠，臨義有勇之謂烈。惟爾勵臣節，不憚殺身；惟予式嘉乃勛，懋昭大典。曰臺不德，罔克若天，遘茲殷憂，變起都邑。惟爾卿士，嗷然靡依，逼畏所加，淄澠共混。故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禮部尚書、兼司農卿、上柱國、張掖郡王段秀實，操行嶽立，忠厚精至，義形於色，勇必有仁。頃者嘗鎮涇原，克著威惠，叛卒知訓，咨爾以誠。賊泚藏奸，欺爾以詐。守人臣之大節，見元惡之深情，端委國門，挺身白刃。誓碎兇渠之首，以敵君父之仇，視死如歸，履虎致咥。噫，天未悔禍，事乖垂成，雄風壯圖，振駭群盜。昔王蠋守死以全節，周顗正色而抗詞，惟我信臣，無

愧前哲。聲震寰宇，義冠古今，足以激勵人倫，光昭史冊。不有殊等之賞，孰表非常之功。爰議疇庸，特超檢限，著之甲令，樹此風聲。可贈太尉，謚曰忠烈，宣付史官，仍賜實封五百戶、莊宅各一區。長子與三品正員官，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官。仍廢朝三日，收京城之後，以禮葬祭，旌表門閭。朕承天子人，臨馭億兆，一夫不獲，時予之辜，況誠信不達，屢致寇戎，使抱義之臣陷於兇逆。有臨危致命，歿而逾彰；有因事成功，權以合道。苟利社稷，存亡一致，酬報之典，豈限常倫。並委所司訪其事跡，續具條奏，當加褒異，錫其井賦。圖形雲閣，書功鼎彝，以彰我有服節死義之臣，傳於不朽。」德宗還京，又詔曰：「贈太尉秀實，授乎貞烈，激其頹風，蒼黃之中，密蘊雄斷。將紓國難，詭收寇兵，撓其兇謀，果集吾事。挺身徑進，奮擊渠魁，英名凜然，振邁千古。宜差官致祭，並旌表門閭，緣葬所須，一切官給。仍於墓所官為立碑，以揚徽烈。」自貞元後累朝凡赦書節文褒奬忠烈，必以秀實為首。

其子伯倫，累官至太子詹事。大和二年正月奏：「亡父贈太尉秀實，準前後制敕令所司置廟立碑，今營造已畢，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升祔禮。」詔曰：「秀實忠衛宗社，功配廟食，義風所激，千載凜然。間代勛力，須異等夷，宜賜綾絹五百疋，以度支物充。仍令所司供少牢，並給鹵簿人夫，兼太常博士一人檢校。」尋加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，兼殿中監。大和四年十一月，遷右金吾衛大將軍、兼御史大夫，充街使。八年七月，檢校工部尚書，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，入為太仆卿，卒。宰臣李石奏曰：「伯倫，秀實之子。自古歿身以衛社稷者，無如秀實之賢。」文宗憫然曰：「伯倫宜加賻贈。」仍輟朝一日，以禮忠臣之嗣。

顏真卿

顏真卿，字清臣，瑯邪臨沂人也。五代祖之推，北齊黃門侍郎。真卿少勤學業，有詞藻，尤工書。開元中，舉進士，登甲科。事親以孝聞。四命為監察御史，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。五原有冤獄，久不決，真卿至，立辯之。天方旱，獄決乃雨，郡人呼之為「御史雨」。又充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。有鄭延祚者，母卒二十九年，殯僧舍垣地，真卿劾奏之，兄弟三十年不齒，天下聳動。遷殿中侍御史、東都畿采訪判官，轉侍御史、武部員外郎。楊國忠怒其不附己，出為平原太守。

安祿山逆節頗著，真卿以霖雨為托，修城浚池，陰料丁壯，儲廩實，乃陽會文士，泛舟外池，飲酒賦詩。或讒於祿山，祿山亦密偵之，以為書生不足虞也。無幾，祿山果反，河朔盡陷，獨平原城守具備，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。玄宗初聞祿山之變，嘆曰：「

河北二十四郡，豈無一忠臣乎！」得平來，大喜，顧左右曰：「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，所為得如此！」祿山初尚移牒真卿，令以平原、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，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為副。真卿乃募勇士，旬日得萬人，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，以刁萬歲、和琳、徐浩、馬相如、高抗朗等為將。祿山既陷洛陽，殺留守李憕、御史中丞盧奕、判官蔣清，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。真卿恐搖人心，乃許謂諸將曰：「我識此三人，首皆非也。」遂腰斬子光，密藏三首。異日，乃取三首冠飾，草續支體，棺斂祭殯，為位慟哭，人心益附。祿山遣其將李欽湊、高邈、何千年等守土門。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、邈，擒千年送京師。土門既開，十七郡同日歸順，共推真卿為帥，得兵二十余萬，橫絕燕、趙。詔加真卿戶部侍郎，依前平原太守。

清河客李萼，年二十余，與郡人來乞師，謂真卿曰：「聞公義烈，首唱大順，河朔諸郡恃公為長城。今清河，實公之西鄰也，僕幸寓家，得其虛實，知可為長者用。今計其蓄積，足以三平原之富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。公因而撫之，腹心輔車之郡，其他小城，運之如臂使指耳。唯公所意，誰敢不從。」真卿借兵千人。萼將去，真卿謂之曰：「兵出也，吾子何以教我？」萼曰：「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眾十萬自太行東下，將出　　口，為賊所扼，兵不得前。今若先伐魏郡，斬袁知泰，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；分兵開　　口之路，出千里之兵使討鄴、幽陵；平原、清河合同志十萬之眾徇洛陽，分兵而制其衝。計王師亦不下十萬，公當堅壁，無與挑戰，不數十日，賊必潰而相圖矣。」真卿然之，乃移牒清河等郡，遣其大將李擇交、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、裨將和琳、徐浩等進兵，與清河四千人合勢，而博平以千人來，三郡之師屯於博平，去堂邑縣西南十里。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、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，賊大敗，斬首萬余級。肅宗幸靈武，授工部尚書、兼御史大夫、河北采訪招討使。祿山乘虛遣史思明、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，饒陽、河間、景城、東安相次陷沒，獨平原、博平、清河三郡城守，然人心危盪，不可復振。

至德元年十月，棄郡渡河，歷江淮、荊襄。二年四月，朝於鳳翔，授憲部尚書，尋加御史大夫。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，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，真卿劾之；貶漪為右庶子，何忌西平郡司馬。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，出辭之日，百僚致謁於朝堂。百僚拜，答拜，辭亦如之。王當闕不乘馬，步出木馬門而後乘。管崇嗣為王都虞候，先王上馬，真卿進狀彈之。肅宗曰：「朕兒子每出，諄諄教誡之，故不敢失禮。崇嗣老將，有足疾，姑欲優容之，卿勿復言。」乃以奏狀還真卿。雖天子蒙塵，典法不廢。洎鑾輿將復宮闕，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，陳告宗廟之禮，有司署祝文，稱「嗣皇帝」。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：「上皇在蜀，可乎？」器遽奏改之。中旨宣勞，以為名儒深達禮體。時太廟為賊所毀，真卿奏曰：「春秋時，新宮災，魯成公三日哭。

今太廟既為盜毀，請築壇於野，皇帝東向哭，然後遣使。」竟不能從。軍國之事，知無不言。為宰相所忌，出為同州刺史，轉蒲州刺史。為御史唐旻所構，貶饒州刺史。旋拜升州刺史、浙江西道節度使，征為刑部尚書。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，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，輔國惡之，奏貶蓬州長史。

代宗嗣位，拜利州刺史，遷戶部侍郎，除荊南節度使，未行而罷，除尚書左丞。車駕自陝將還，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、九廟而後還宮。宰相元載謂真卿曰：「公所見雖美，其如不合事宜何？」真卿怒，前曰：「用舍在相公耳，言者何罪？然朝廷之事，豈堪相公再破除耶！」載深銜之。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，累進封魯郡公。時元載引用私黨，懼朝臣論奏其短，乃請：百官凡欲論事，皆先白長官，長官白宰相，然後上聞。真卿上疏曰：

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，稱奉進止：「緣諸司官奏事頗多，朕不憚省覽，但所奏多挾讒毀；自今論事者，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，長官白宰相，宰相定可否，然後奏聞者。」臣自聞此語已來，朝野囂然，人心亦多衰退。何則？諸司長官皆達官也，言皆專達於天子也。郎官、御史者，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。故其出使天下，事無巨細得失，皆令訪察，回日奏聞，所以明四目、達四聰也。今陛下欲自屏耳目，使不聰明，則天下何述焉。《詩》云：「營營青蠅，止於棘。讒言罔極，交亂四國。」以其能變白為黑，變黑為白也。詩人深惡之，故曰：「取彼讒人，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」則夏之伯明、楚之無極、漢之江充，皆讒人也，孰不惡之？陛下惡之，深得君人之體矣。陛下何不深回聽察，其言虛誣者，則讒人也，因誅殛之；其言不虛者，則正人也，因獎勵之。陛下舍此不為，使眾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，倦於聽覽，以此為辭，拒其諫諍，臣竊為陛下痛惜之。

臣聞太宗勤於聽覽，庶政以理，故著《司門式》云：「其有無門籍人，有急奏者，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，不許關礙。」所以防壅蔽也。並置立仗馬二匹，須有乘騎便往，所以平治天下，正用此道也。天寶已後，李林甫威權日盛，群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，仍托以他故中傷，猶不敢明約百司，令先白宰相。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，玄宗動靜，必告林甫，先意奏請，玄宗驚喜若神。以此權柄恩寵日甚，道路以目。上意不下宣，下情不上達，所以漸致潼關之禍，皆權臣誤主，不遵太宗之法故也。陵夷至於今日，天下之蔽，盡萃於聖躬，豈陛下招致之乎？蓋其所從來者漸矣。自艱難之初，百姓尚未彫弊，太平之理，立可便致。屬李輔國用權，宰相專政，遞相姑息，莫肯直言。大開三司，不安反側，逆賊散落，將士北走党項，合集士賊，至今為患。偽將更相驚恐，因思明危懼，

扇動卻反。又今相州敗散，東都陷沒，先帝由此憂勤，至於損壽，臣每思之，痛切心骨。

今天下兵戈未戢，瘡痍未平，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，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！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，奏事者不限貴賤，務廣聞見，乃堯、舜之事也。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，可翹足而待也。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，由此言之，朝廷開不諱之路，猶恐不言，況懷厭怠，令宰相宣進止，使御史臺作條目，不令直進。從此人人不敢奏事，則陛下聞見，只在三數人耳。天下之士，方鉗口結舌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，必謂朝廷無事可論，豈知懼不敢進，即林甫、國忠復起矣。凡百臣庶，以為危殆之期，又翹足而至也。如今日之事，曠古未有，雖李林甫、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。今陛下不早覺悟，漸成孤立，後縱悔之無及矣！臣實知忤大臣者，罪在不測，不忍孤負陛下，無任懇迫之至。

其激切如此。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。

後攝祭太廟，以祭器不修言於朝，載坐以誹謗，貶硤州別駕、撫州湖州刺史。元載伏誅，拜刑部尚書。代宗崩，為禮儀使。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，乃上議請取初謚為定。袁傪以諂言排之，遂罷。楊炎為相，惡之，改太子少傅，禮儀使如舊，外示崇寵，實去其權也。

盧杞專權，忌之，改太子太師，罷禮儀使，諭於真卿曰：「方面之任，何處為便？」真卿候杞於中書曰：「真卿以褊性為小人所憎，竄逐非一。今已羸老，幸相公庇之。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，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，以舌舐之，相公忍不相容乎？」杞矍然下拜，而含怒心。會李希烈陷汝州，杞乃奏曰：「顏真卿四方所信，使諭之，可不勞師旅。」上從之，朝廷失色，李勉聞之，以為失一元老，貽朝廷羞，乃密表請留。又遣逆於路，不及。

初見希烈，欲宣詔旨，希烈養子千余人露刃爭前迫真卿，將食其肉。諸將叢繞慢罵，舉刃以擬之，真卿不動。希烈遽以身蔽之，而麾其眾，眾退，乃揖真卿就館舍。因逼為章表，令雪己，願罷兵馬。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。上皆不報。每於諸子書，令嚴奉家廟，恤諸孤而已。希烈大宴逆黨，召真卿坐，使觀倡優斥黷朝政為戲，真卿怒曰：「相公，人臣也，奈何使此曹如是乎？」拂衣而起，希烈慚，亦呵止。時朱滔、王武俊、田悅、李納使在坐，目真卿謂希烈曰：「聞太師名德久矣，相公欲建大號，而太師至，非天命正位？欲求宰相，孰先太師乎？」真卿正色叱之曰：「是何宰相耶！君等聞顏杲卿無？是吾兄也。祿山反，首舉義兵，及被害，詬罵不絕於口。吾今生向八十，

官至太師，守吾兄之節，死而後已，豈受汝輩誘脅耶！」諸賊不敢復出口。希烈乃拘真卿，令甲士十人守，掘方丈坎於庭，曰「坑顏」，真卿怡然不介意。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，希烈令賚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，真卿慟哭投地。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，因回兵殺希烈，奉真卿為節度。事泄，希烈殺曾等，遂送真卿於龍興寺。真卿度必死，乃作遺表，自為墓誌、祭文，常指寢室西壁下云：「吾殯所也。」希烈既陷汴州，僭偽號，使人問儀於真卿，真卿曰：「老夫耄矣，曾掌國禮，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。」

興元元年，王師復振，逆賊慮變起蔡州，乃遣其將辛景臻、安華至真卿所，積柴庭中，沃之以油，且傳逆詞曰：「不能屈節，當自燒。」真卿乃投身赴火，景臻等遽止之，復告希烈。德宗復宮闕，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，例伏誅。希烈聞之怒。興元元年八月三日，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。先曰：「有敕」。真卿拜，奴曰：「宜賜卿死。」真卿曰：「老臣無狀，罪當死，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？」奴曰：「從大梁來。」真卿罵曰：「乃逆賊耳，何敕耶！」遂縊殺之，年七十七。

及淮、泗平，貞元元年，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。德宗痛悼異常。廢朝五日，謚曰文忠。復下詔曰：「君臣之義，生錄其功，歿厚其禮，況才優匡國，忠至滅身。朕自興嘆，勞於寤寐。故光祿大夫、守太子太師、上柱國、魯郡公顏真卿，器質天資，公忠傑出，出入四朝，堅貞一誌。屬賊臣擾亂，委以存諭，拘肋累歲，死而不撓，稽其盛節，實謂猶生。朕致貽斯禍，慚悼靡及，式崇嘉命，兼延爾嗣。可贈司徒，仍賜布帛五百端。男頠、碩等喪制終，所司奏超授官秩。」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，赦書節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員官，故頠得錄用。文宗詔曰：「朕每覽國史，見忠烈之臣，未嘗不嗟嘆久之，思有以報。如聞從覽、弘式，實杲卿、真卿之孫。永惟九原，既不可作，旌其嗣績，諒協典彝。考績已深於宦途者，命列於中臺；官次未齒於縉紳者，俾佐於左輔。庶使天下再新義風。」以真卿曾孫弘式為同州參軍。

史臣曰：每思先軫免胄，子路結纓，雖云其忠，未聞於道。如成公孝於家，能於軍，忠於國，是武之英也；苟無楊炎弄權，若任之為將，遂展其才，豈有朱泚之禍焉！如清臣富於學，守其正，全其節，昌文之傑也；苟無盧杞惡直，若任之為相，遂行其道，豈有希烈之叛焉！夫國得賢則安，失賢則危。德宗內信奸邪，外斥良善，幾致危亡，宜哉。噫，「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；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！」二君守道歿身，為時垂訓，希代之士也，光文武之道焉。

贊

贊曰：自古皆死，得正為順。二公云亡，萬代垂訓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